

我的思念跨越山海



■开栏语

清明至,梨花风起时,愿思念和记忆能随风蔓延,跨山越海,到达你我常念的那个远方。即日起,新快报推出“我的思念跨越山海”专栏,邀请读者朋友用文字抒发心中的哀思和无尽怀念。思念未曾停止,他们便从未走远。



舅舅走了,在最美的人间四月天

作者:陈红艳

舅舅走了,在最美的人间四月天。

那时,舅舅院子里的柚子树开满了白花,一场大雨,落花一地。

舅舅走得很匆忙。脑瘤开颅手术后,严重的术后感染导致多器官衰竭,来不及留下只言片语,他便撒手人寰。

手术前,舅舅很恐惧。他跟表弟说,开颅手术是把头打开,把脑袋里面弄得乱七八糟,可能会死掉的,他害怕。很难想象,在冰冷的ICU里,舅舅是怎样度过了60岁生命的最后20天。

舅舅是一名上过战场的战士。1979年,舅舅参加了对越自卫反击战。当兵时的舅舅,帅得一塌糊涂。几十年来,舅舅也一直对自己的外形要求甚高。如果没有收拾“称透”,他是一定不会出门见人的。

退役以后,舅舅回乡结婚生子,生意做得红红火火,买房、买车、买地,日子过

得很幸福。舅舅一直是个非常快乐的人。只要他在,再不开心的日子,也会明亮起来。

舅舅最大的爱好,是书法。他也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。逢年过节,全村家家户户的对联,风格都雷同,因为全都出自舅舅之手。

多年来,舅舅舅娘感情特别好。舅娘出去跳舞喝油茶,舅舅会说,我一会就去找你,一起喝油茶。也因为这样,舅舅被大家笑称为舅娘的“尾巴”。现在“尾巴”突然就没了,舅娘哭得声嘶力竭。她说舅舅曾经答应她,满了60岁就带她到处去旅游,而残酷的现实是,一满60岁舅舅就离她去了……

没有什么比亲人更珍贵,没有什么比亲人逝去更痛。

亲爱的舅舅,从此一别千秋,愿您一路走好,愿天堂永远没有病痛。



母亲生前唯一的照片

作者:杨明伟



■我母亲生前唯一的照片。

那个年代,对于我母亲来说,照一次相,洗一张照片,还是一桩“非常难得的事”。她生前只照过一次相,也只洗了一张照片,那是在1981年的春末时节。

那时,我十多岁,记得村里人要照相的话需走路过去圩镇照相馆,照了之后一般要七天

才能冲洗出来。偶尔有个别师傅为招徕生意,挎上相机包,到乡下吆喝着照相。

一天上午10时许,村里来了一位武冈县城照相馆的师傅。县城来的照相师傅技术当然好。我母亲知道后很高兴,因为她觉得有了孙子,三代同堂应留个纪念。于是,她绾着发髻,穿着整洁的衣服,梳妆打扮了一番,高兴地抱着四五个月大的孙子,在厨房门前一棵开着雪白花儿的梨树下,微微笑地对着镜头,让师傅“咔嚓、咔嚓”地照了几下,这是她人生中第一次照相。为了不多花钱,母亲只洗了一张2寸大小的黑白照。

1984年我国开始实行居民身份证制度。1988年的秋天,国家全面铺开,当时,乡政府派出所派人到各个村寨负责村民照身份证的相片,村民交四毛钱照相费可洗五张黑白照。但年龄过了55岁的村民,是不要求办居民身份证的。所以那次照身份证相片,56岁的母亲没有弄。

再后来,母亲年岁渐渐增大,身体每况愈下,家里收入也不怎样,开始是因为我读书要钱,后来考虑我没成家,要帮我存点结婚的钱。所以,一分一厘,母亲总是掰着指头算着用的。直到64岁的她于1996年9月得了胃癌去世,都没有照过第二次相。

其实,母亲是很想照相的,她曾在我身边喃语过“很想照几张照片寄回黎平娘家,让娘家人看看……”

其实,我很明白母亲的心思,她很想邮寄几张照片给娘家人看看,想表达惦记亲人之

情,以此感激几个“舅舅”对她的养育之恩。

母亲生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,是个孤女,吃“百家饭”,靠几个堂哥养大。解放前夕,父亲从城步苗乡到贵州黎平做点小生意,在那里父亲和母亲结了婚。几年后,母亲于1958年随父亲用肩挑着家当,携带两个小孩(小的后来夭折),步行崎岖山路数月,回到杨田村安家。我家穷得叮当响,很多人瞧不起,从贵州远嫁到苗乡的母亲,却和我父亲“白手起家”,硬是“撑起”村寨里第三座砖房子,十里八村,刮目相看!

母亲回到湖南生活的近40年,因交通不便,又忙于一年四季的农活、家务活等,当然,更重要的还是没有路费,所以,母亲回娘家“探亲”也就屈指可数的3次。

母亲去世后,为了家人永不忘却,我将母亲抱着我侄儿的那张黑白照,拿到照相馆,让师傅技术处理,遮掉我侄儿的影像,翻拍放大,然后拿给专业碳相的罗师傅,根据翻拍的照片画出母亲的遗像。这样,三兄弟家里都能有母亲的遗像安放。

“南北山头多墓田,清明祭扫各纷然”。序春草绿,今又清明。今年疫情阴霾依然笼罩人间,而远在异乡的我,无法到母亲的坟墓上烧香祭拜,只能在家里母亲的那张遗像旁叩叩头。睹物思人,一看到母亲生前那张唯一的黑白的照片,总能让我触景生情,想起她那沧桑而又自强的岁月,想起她那勤劳而又俭朴的人生,想起她那对我“做人如感不起恩但至少要懂得知恩”的教诲……

■统筹:陈红艳 麦婉诗